五倫書

五倫書卷之三十九

列國衛子路為蒲令。備水灾。與民春脩溝瀆。為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悦。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灾。故與人脩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食。故予人簞食壺漿。夫子使賜

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孔子曰爾以民為餓何不告扵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恵見汝之徳義也速巳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魏李悝為文侯臣作平糴法必謹視歳上中下熟大熟則上之人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飢則

發小熟之所藏中飢則發中熟之所藏上飢則發上熟之所藏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至貴而民自足國以富強

漢耿壽昌為大司農中丞以比年豐稔穀石五錢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隋長孫平爲度支尚書。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自是州里豐衍。民多賴焉。

唐戴胄貞觀初爲尚書左丞。建義倉之策。太宗從之。其制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畝稅二升。其粟麥秔稻之屬各依土産。所在立倉貯之。年穀不登。百姓飢饉則開倉賑給。

宋張詠知益州。以其地素狹游手者衆。稍遇水

旱。則民必艱食時斗米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斗。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詠奏爲之制其後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

范純仁。知襄邑縣。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内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等唯以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闕時。吾爲糴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飢。獨境内民不知也

吳遵路知通州。明道末。天下蝗旱。乘民素飢。募富者得錢幾萬貫。遣人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為收買。以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又以元價易薪芻與民。又建茅屋一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席鹽蔬日與飯參俵。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續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歲凶

曾鞏為越州通判。歲饑。度常平不足仰以賑

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為平。又出錢易粟五萬貸民為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

朱熹。主崇安縣簿。縣立社倉一所。請官米六百石以為本。而排年取息二分。斂散以時。各有明法。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飢即盡

糴之。本則如故。其後本米還官之餘。息米猶計三千餘石。遂定為久計。更不收息。每石量收耗米三升。人皆便之

救災

虞伯禹為司空。舜命禹治洪水。禹乃乘四載。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當是時。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鳥獸之害人者消。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然後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列國宋樂喜為司城宋災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鄭子產為大夫。鄭火，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太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墉，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

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

漢汲黯為謁者河内失火燒千餘家武帝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内河内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内倉粟以振貧民請歸伏矯制辠帝賢而釋之

王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患尊躬率吏民祀水神河伯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

堤。因止宿廬居堤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水盛堤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傍。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環不爲災。吏民壯尊之勇節。奏上其狀。朝廷嘉之。增秩中二千石。賜黄金二十斤

黄香。爲魏郡太守。志存憂濟。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貸荒民。獲以全

隋張須陁。爲齊郡丞。屬歲飢。穀米湧貴。須陁將

開倉賑給。官屬咸曰。待詔勅。不可擅與。須陁曰。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乃先開倉而後上狀

唐裴耀卿。爲宣州刺史。時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有詔從官。耀卿懼功不成。弗即宣。而撫巡飭厲愈急。隄成。發詔而去。州人爲立碑頌之

姚崇遷紫微令。山東蝗。崇遣御史督州縣捕

而瘞之。議者以為蝗多。除不可盡。崇曰。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玄宗從之。盧懷慎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呑蛭而愈疾。孫叔敖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飢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其後山東蝗復大起。復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脩德以禳之。劉聰時嘗捕埋之。為害益甚。拒不從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偽主

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脩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因勑使者察捕蝗者勤惰以聞。由是不至大饑

張延賞為淮南節度使。歲旱民他徙。吏禁之。延賞曰。食者人恃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乃具舟遣之。又敕吏為脩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增於舊

宋張詠知杭州。時歲饑。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詠曰。錢唐

千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為盜。
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繩之。境內卒以
無擾

富弼。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
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
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
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
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
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

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為大冢葬之。目曰叢冢。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仁宗聞之。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反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

韓琦仁宗時益利路飢以琦爲體量安撫使。琦至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爲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劍門關民流移而欲東者勿禁簡州粟食爲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誘納粟後糶錢十六萬餘歸於常平琦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户逐貪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爲饘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復

知揚州。徙定州。兼安撫使。賑活飢民數百萬。璽書褒激。鄰道視以為準

陳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饑。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故皆爭出米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之從也。後為兩浙轉運副使。錢塘江篝石為堤。堤再歲輒壞。堯佐令下薪實土。堤乃堅久。移并州。每汾水暴漲。州民輒憂擾。為築堤植柳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

蘇耆充陜西轉運使。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飢殍。京東轉運司無以為賑。洛陽留守移書求耆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陜府如數與之。仍奏於朝。時同職謂耆曰。陜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郡。柰何移之別路。耆曰。天災流行。春秋有恤鄰之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內外之別。柰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羸賑恤耶。苟有饋運。耆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聞而嘉之

范仲淹領浙西吳中饑殍殣枕路仲淹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仲淹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名諸佛寺主者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仲淹乃自條敘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

技胑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
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
民不流徙皆仲淹之惠也

程顥主江寧上元簿攝邑事盛夏塘堤大決
法當言之府府禀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
餘不能興作顥曰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
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范純仁知慶州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純
仁欲發常平封樁粟麥濟之州郡皆欲俟奏

請得旨而後散。純仁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時一路荐飢耕牛殺盡。五穀絶種。官儲有限。方懼未有以繼。會秋蓬生藪野而結實如粟可食。所收狼戾。民食之餘。純仁令官糴。所收尚不貲。又於鄰路市耕牛穀種計戶口分貸蕃漢人戶。兼以人力墾耕。布種甚廣。遂大有年

趙抃。熙寧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湧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

價。抃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諸越米價更賤。民無飢者。抃治民所至有聲

蘇軾。知徐州。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拒之。匯于城下。漲不時泄。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屨履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

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長堤于南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版。軾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從知杭州。歲適大旱。飢疫並作。軾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故米不翔貴。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

大旱之苦。又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以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三千。復發私橐得黄金五十兩。因作病坊。蓄錢糧以待之。秋復大雨。湖水泛溢害稼。軾度來歲必飢。復請于朝。免上供米半以備來歲出糶。朝廷皆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

滕元發。知鄆州。時淮南京東飢。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為癘疫。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富

室使出力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人
鄭驤知溧陽縣歲饑民多逃亡漕司按籍督逋賦不少貸驤患之盡去其籍使者欲繩以法驤曰著令約二稅為定數令不除則逋愈多民愈貧賦愈不辦使者不能屈時議自建康鑿漕渠導大湖以通大江将破數州民田調江淅二十五州丁夫所費百萬計朝廷遣官視可否驤條析利病力止之卒不困於民

洪皓為秀州録事。州大水。田不沒者十二。流冗塞路。倉府空虛。無賑救策。會淛東綱運常平米斛四萬過城下。皓遣吏鏁津柵。諭守使截留。守噤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令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捄。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訖留之。居亡何。廉訪使者王孝竭至郡。曰。平江哀㡽訴飢者旁午。此獨亡有。何也。守具以對。孝竭曰。違制抵罪。得為君脫之。且厚賞呼吏書奏。皓

曰免災幸矣安有所賞但食猶未足公能終惠復得二萬石乃可孝竭以聞米如請而得至麥秋民相攜以歸

真德秀爲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賑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旁叢塚泣曰此皆往歳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

德秀慰而遣之

元張弘範初守大名。歲大水漂没廬舍。租稅無從出。弘範輒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世祖曰。何說也。對曰。今歲水潦不收。而必責民輸。倉庫雖實。而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亡。則歲有恒收。非陛下大倉庫乎。帝曰知體其勿問

劉秉直至正間任衛輝路總管。時秋七月蟲

螟生秉直禱于八蜡祠蟲皆自死又歲大饑人相食死者過半秉直出俸米倡富民分粟餧者食之病者與藥死者與棺以葬天不雨禾且槁秉直詣城北太行之蒼峪神祠具詞祈祝有青蛇蜿蜒而出觀者異之辭神而還行及數里雷雨大至

國朝賁震為漢中府知府多善政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飢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為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石震與僚屬謀

曰民飢如此豈可坐視其斃倉廪糧儲尚多吾欲發以貸民賑其飢荒俾秋熟還倉且易陳為新何如衆以為然即日發倉令民受粟且以狀奏聞自是攘竊之盜與鄰境之民多來歸者震皆令占宅自為保伍驗丁給之賴以活者甚衆因籍為民得數千家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後以事被逮至京

太祖皇帝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勸

理財

列國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

唐楊隆禮歷州刺史善檢督吏以嚴辦自名開元初為太府御封弘農郡公時御府財物羨積如丘山隆禮性詳密出納雖尋尺皆自按省歲常省數百萬

劉晏代宗時為戶部侍郎領度支晏常以羨補乏人不加調而所入自如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為辦集眾務在於得

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用之。其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紿。旻又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其月須若干蠲免。其月須若干救助。及期。旻

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晏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糶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糶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由是國用充足

韓滉判度支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為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斂出入之法御下嚴明吏不敢欺倉

庫蓄積始完

宋陳恕為鹽鐵使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名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為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唯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才以恕為稱首

王堯臣。仁宗時朝廷理趙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爲三司使者皆加厚賦暴歛。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菜果皆加税。而用不足。堯臣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何如。由是帝一聽其所爲。堯臣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爲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才

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列國魏西門豹文侯時為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溉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以給足

魏史起襄王時為鄴令以鄴之田惡由漳水

在其旁不知用也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潟鹵兮生稻粱

韓鄭國為水工説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併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秦李氷為蜀守行部至湔山見水為民患乃作

三石人以止江水作五石犀以厭水怪鑿離

堆山分三十六江以灌漑於是蜀郡號為陸

海人無水旱之憂

漢鄭當時為大司農言於武帝曰異時關東漕

粟從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

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

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而罷渠下民

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漑田此損漕省卒而益

肥關中之地得穀帝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

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

白公為趙中大夫武帝時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渠成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

召信臣為南陽太守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洫起水門堤閼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又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

鮑昱永平中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十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張禹元和中為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陂傍多良田而堙莫脩。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户。其居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溫給

鄧晨為汝南太守。郡有鴻郤陂巳廢。晨欲脩

復之聞許揚曉水脉召與議之揚願以死効力晨大悅署揚為都水掾使典其事揚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魚稻之利流衍他郡

三國魏鄭渾為沛郡太守郡界下濕患水澇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灌溉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立功至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

常民賴其利號曰鄭陂

晉杜預為安西軍司鎮襄陽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河實為險固荊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又脩召信臣遺迹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

南宋劉義欣為荊河刺史治壽陽時土境荒毀

百姓離散義欣隨宜緝理芍陂良田萬頃隄堰久壞夏秋常苦旱義欣遣人循行脩理有舊漕引淠水入陂伐木開榛水得通徑由是豐稔

隋薛胄爲兖州刺史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兖渠

郭衍爲行軍總管文帝徵爲開漕渠大監部

率水工鑿渠引渭水徑大興城北東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名曰富人渠

唐薛大鼎為滄州刺史州界舊有河久廢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里民歌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又疏長蘆漳衡三河分泄夏潦水不為害民甚便之

姜師度為易州刺史治厠溝於薊門以限奚契丹循魏武帝故迹並海鑿平虜渠以通餉

路。玄宗時進河中尹安邑鹽池涸廢。師度大發卒洫引其流置鹽屯。公私收利不貲。從同州刺史。又派洛灌朝邑河西二縣。闕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為上田。置十餘屯。帝嘉其功下詔褒美

薛平為鄭滑節度使。德宗時河溢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所。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他地。疏道二十里以釃水悍。

還壖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

宋洪遵知太平州圩田壞民失業遵鳩民築圩曲盡其方歲冬盛寒遵躬履其間載酒食親餉饁恩意傾盡人忘其勞圩成民享其利後知婺州奏金華田多沙勢不受水五月不雨則旱故境內陂湖最宜早治令耕者出力田主出穀凡為公私塘堰及湖總之為八百三十七所民賴之

趙昌言知天雄軍大河貫府境豪民峙芻茭

圖利誘奸人潛穴隄防歲仍決溢昌言知之一日隄吏告急命徑取豪家芻積以給用自是無敢為奸利者澶州河決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籍府兵負土增隄數不及千乃索禁卒佐役皆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耶敢不從命者斬眾股栗赴役不浹旬城完太宗手詔褒諭之

張綸為江淮制置發運副使疏五渠導太湖

入于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漕河隄二百里于高郵北。旁錮鉅石為十磋以泄横流。泰州有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綸方議脩復。論者難之。以為濤患息而畜潦之患興矣。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而亡少。豈不可邪。表三請。願身自臨役。命兼權知泰州。卒成堰。復逋戶二千六百。州民利之。為立生祠

范仲淹監西溪倉時以通泰海三州潮水皆至城下土田斥鹵不可稼穡建白於朝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以衛民田詔從之以仲淹為興化令專掌役事既成民享其利

趙尚寬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土曠人稀賦不足以充役尚寬乃按視圖記得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為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

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爲膏
腴增戶萬餘
陳襄知常州。常州運渠横遏震澤。積水不得
北入于江。爲常蘇數邑民田之害者累世。襄
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
有制。不踰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
水乃克北流。民害以除。而田旱有溉。歲獲豐
穰
陳堯佐爲河東轉運使。河決。壞滑州。堯佐躬

自暴露。晝夜督促。刱為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成。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因號其堤為陳公堤

蔣之奇。遷淮東轉運副使。歲惡民流。之奇募使脩水利以給食。如揚之天長三十六陂。宿之臨渙橫斜三溝。用工至百萬。溉田九千頃。活民八萬四千。後又請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為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

蘇軾。知杭州。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

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久廢開治。至是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於江潮。潮獨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二河。以茅山一河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為長堤

以通南北。募人種菱湖中。而收其利以備脩湖。杭人名其堤曰蘇公堤云

李璆為四川安撫制置使。成都舊城多毀圮。璆至。首命脩築。俄水大至。民賴以安。三江有堰。可以下溉眉田百萬頃。久廢弗脩。田菜以荒。璆率部刺史合力脩復。竟受其利。眉人感之。繪像祠于堰所

元烏古孫澤世祖時為海北海南廉訪使。以雷州地近海。潮汐齧其東南陂塘。鹻。農病焉。而

西北廣衍平袤。宜為陂塘。渾行視城陰。曰三溪徙走海而不以灌漑。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乃教民浚故湖築大隄堨三溪瀦之。為斗門七。堤堨六。以制其贏耗。釃為渠二十有四以達其注輸。渠皆支別。為牐。設守視者時其啓閉。計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潟並為膏土

月赤察兒為宣徽使。至元二十八年。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中。東入潞

河則江淮之舟既達廣濟渠可直泊於都城之匯世祖亟欲其成又不欲役細民勑四怯薛人及諸府人專其役度其高深畫地分賦之刻日使畢工月赤察兒率其屬著役者服操畚鍤即所賦以倡趨者雲集依刻而成賜名曰通惠河公私便之世祖語近臣曰是渠非月赤察兒身率其衆成不速也

徹里至元間改江浙行省平章事江浙税糧甲天下平江嘉興湖州三郡當江浙什六七

而其地極下。水鍾為震澤。震澤之注由吳松江入海。歲久江淤塞。豪民利之。封土為田。水道不通。由是浸淫泛溢。敗諸郡禾稼。朝廷命行省疏導之。發卒數萬人。徹里董其役。凡四閱月畢工。民獲其利

屯田

漢晁錯為太子家令。文帝時匈奴數為邊患。錯言陛下憂邊境。發卒治塞。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

家室田作。且以備之。為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之欲往者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且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帝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趙充國。以後將軍將兵擊先零叛羌。楊玉。至金城。上言於宣帝曰。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

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因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帝嘉納之。詔罷兵。留充國屯田湟中。明年羌斬楊玉以降

三國。魏。鄧艾。為尚書郎。欲廣田蓄穀於揚豫之

間上言令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

南宋徐孝嗣明帝時為尚書令是時連年虜動軍國虛乏孝嗣表立屯田畧曰緣淮諸鎮皆

取給京師。費引既殷，漕運艱澁，聚糧待敵。每苦不周。臣北訪故老，淮南舊田及平原尤多。令邊備戍卒，衆資餽運，士多飢色。臣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郡縣主帥以下悉分番附農，至於徐兗青豫荊雍，各當規度，勿有所遺，別立主曹專司其事，歲終論其殿最，明其賞罰。此功克舉，弘益良多。事奏見納

唐竇靜，擢并州大總管府長史。高祖時突厥數

為邊患糧。道不屬。靜表請屯田太原以省餽運。帝從之。歲收粟十萬斛。詔檢校幷州大總管。太宗即位。授司農卿

婁師德。天授初為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饟和糴之費。武后降書勞之

韓重華。憲宗時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轉運使。初振武軍吏詣闕告飢。帝以轉運使不得其人。故命重華為使。重華至。請募人為

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

宋何承矩。累遷知滄州節度副使。時契丹撓邊。承矩請於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于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資其陂

濬築隄貯水。為屯田以遏敵騎之奔軼。侯朞歲間。關南諸泊悉壅閡。即播為稻田。其緣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民力以助國經。將見彼弱我强。彼勞我逸。此禦邊之要策也。太宗嘉納之韓琦。知幷州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火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為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

以資敵。將皆為所有矣。遂請距北界十里為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

范仲淹為戶部郎中兼知延州。時延州諸砦多為元昊所陷。仲淹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什之三。又脩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鄣。通斥候。於是羌漢

相踵歸業

陳規高宗時守德安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古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立堡砦寇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三年無逋輸給為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詔嘉獎之

仍下其法於諸鎮

元脫脫為丞相用左丞烏古孫良禎右丞悟良哈台議屯田京畿以二人兼大司農卿而脫脫領大司農事西至西山東至遷民鎮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州皆引水利立法佃種歲乃大稔

五倫書卷之四十